

失而复得的“神话之鸟”

全球仅存百余只 曾因人为捡拾鸟蛋而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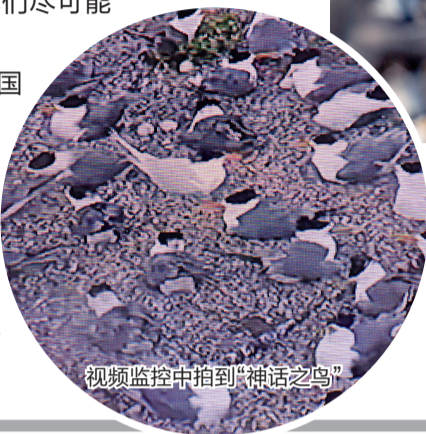
见习记者 胡宗昊 通讯员 陆晓添

晚上7点,天色已沉,大凤头燕鸥刚刚鸣叫着仓促起飞,狩猎已然完成——游隼将大凤头燕鸥钉在地面,一击致命。

1个月里,这已经是被发现的第5次游隼猎杀燕鸥的场景了。谢勇东和王进杰从视频监控中看到了这一幕,但他们没有对游隼进行驱赶,“这是大自然的正常现象,我们尽可能不去干预”。

谢勇东和王进杰是象山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今年首批海岛繁殖海鸟监测人员,主要工作是对岛上上千只大凤头燕鸥进行监测,并对混迹在燕鸥群中的名为中华凤头燕鸥的“神话之鸟”进行行为观察和记录。

在“6·5”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记者随船去往铁墩岛,追寻“神话之鸟”。



视频监控中拍到“神话之鸟”

登上铁墩岛

铁墩岛处于象山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是目前全球已知的三个中华凤头燕鸥繁殖地之一。中华凤头燕鸥是我国最珍贵的极濒危鸟类之一,全球仅存100只左右,所以被称作“神话之鸟”。

从象山八一台纪念碑旁的龙洞码头坐船向东,行驶约50分钟进入韭山列岛保护区,再往东南行进30分钟,铁墩岛便出现在眼前。

船只刚靠近海岛,便能听到叽叽喳喳的鸟鸣声。“每年5到8月,是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期。我们通过放置假鸟和鸟声回放系统,来吸引它们在岛上栖息和繁殖。”船上,象山县野鸟保护志愿者大队秘书长丁鹏向记者介绍说,他也是设立招引保育

项目后的第一批驻岛监测员。

“为方便登岛,我们今年新建了简易码头,以前碰上大风浪都上不了岛。”船只靠岸后,丁鹏拎着生活物资跳上2平方米左右的水泥码头。

和很多人想象中的舒适海景房截然不同,岛上2间白色集装箱似的简易用房就是监测员住的地方,生活物资也只能靠船只运送补给,除了蔬菜、衣服等,最多的还是一桶桶矿泉水。

在岛上,透明的蓄水罐表面被做上了均等的1至15的记号。“这样便于我们控制用水量。”丁鹏说,“如果遇到坏天气,船只停航,我们就要很省很省地用水,否则就没水用啦。”岛上的电,靠的是太阳能板,“如果遇到连续阴雨,就比较麻烦”。

“前几天一直下雨,今天放晴,驻岛的志愿者应该在燕鸥栖息地附近的木屋里观



监测员在进行鸟类多样性观察



岛上用手观测的木屋

测记录。”丁鹏很有把握地对记者说,“我带你过去看看。”

观测和保护

靠近栖息地,先闻到一股浓烈的腥臭海鲜气味,紧接着,就看见上千只燕鸥聚集在缓坡上,再仔细看,几只嘴端发黑、羽毛全白的中华凤头燕鸥混在其中。丁鹏说,如果顺利,它们将在此完成求偶、产卵、孵蛋、育雏的全过程。

丁鹏告诉记者,这块缓坡场地是专门为燕鸥准备的,“中华凤头燕鸥不喜欢植被太高的地方,所以在它们迁徙来岛前,我们会先除草,平整栖息地,以免坡度使得鸟蛋滚落导致弃巢的情况。”

栖息地边上,有3个用于观测的木屋,谢勇东便在其中一个1平方米左右的木屋里中进行观测。“现在正是燕鸥们的孵化期,我们主要会记录中华凤头燕鸥产卵和孵蛋时间,以及巢里的行为等。”谢勇东告诉记者,“岛上工作以观测为主,我们就是旁观者,燕鸥才是岛上的‘原住民’,所以,只有当有人为的情况出现时,我们才会出手。”10多天前,他们就曾救下因被废旧渔网缠绕而受伤的中华凤头燕鸥。

曾在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做志愿者的经历,让谢勇东对鸟岛监测工作得心应手,“你看那些来回盘旋、相互绕圈舞蹈的,是在求偶;不断用脚刨地面的,是准备筑巢……”

王进杰打开工作记录本给记者看,6月1日的观测数据为“大凤头燕鸥4000只,中华凤头燕鸥76只”。“相比于4月27日我们登岛第一天发现的9只,越来越多的中华凤头燕鸥在此栖息。”王进杰说。

追回“神话之鸟”

“神话之鸟”曾经在此消失过。2007年6月,中华凤头燕鸥来到韭山列岛将军帽岛屿繁殖,据资料显示,当时一共寻觅到了4对中华凤头燕鸥与1000对大凤头燕鸥的踪迹,可是,因为人为捡拾鸟蛋,1000枚燕鸥蛋被席卷一空。

“当时,一枚鸟蛋可以卖到35元钱。”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水华是最早在韭山列岛附近参与中华凤头燕鸥研究的人之一,据他回忆,鸟蛋的价值使不少人选择铤而走险,也直接导致了2007年燕鸥繁殖的失败,“之后的2008年至2012年期间,中华凤头燕鸥和大凤头燕鸥就再也来过了”。

为追回“神话之鸟”,2013年,中华凤头燕鸥繁殖种群招引和恢复项目在韭山列岛正式启动,也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加入到保护工作中来。今年,报名成为海岛繁殖海鸟监测员的有429人。环境受到保护后,不仅燕鸥回来了,岛上的物种也丰富起来,连对生态条件极为挑剔的水獭也被发现在此栖息。

不过,现在仍有试图靠近铁墩岛的外来船只。就在记者登岛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左右,一艘海钓船试图靠近鸟岛,谢勇东及时发现这一情况,“这是自4月26日我们监测员登岛以来,遇到的第3次了”。谢勇东和鸟岛附近24小时进行巡查的护岛船取得联系后,对海钓船进行了驱赶。

“我们的愿望是,终有一天,‘神话之鸟’不再神秘,让更多人看到‘神话’降临。”丁鹏说,“从最开始的全球不足50只,到如今总数超过100只,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华凤头燕鸥趋向灭绝的态势已被初步遏止。但是,保护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多地政策松绑点亮“地摊经济”

新华社 张璇 许舜达

方寸之间,一个小摊,几样小商品,贴膜的手艺,这便是42岁的王全宇最近一段时间,用以维持一家人生活的“生意”。

王全宇来自黑龙江哈尔滨,2016年来到浙江杭州,此前和朋友合伙开了个烤肉餐馆。无奈疫情期间餐馆生意惨淡,无力支撑每个月6万元的房租,餐馆在今年3月关门。在家失业了1个多月的他,觉得这也不是办法,便开始每晚在杭州打铁关地铁口附近摆摊,重启创业。

“小商品和手机膜都是网上批发的,最近进的儿童玩具、陶瓷碗都卖得不错,一般下午5点出摊到晚上10点收摊。”王全宇说,加上贴膜,多的时候一晚上能挣七八百元。

“地摊”,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有着略显复杂的意味。改革开放之初,“摆摊”繁荣活跃了市场,也成为很多普通人的生计。然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城市环

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多地原有的“小吃一条街”“地摊一条街”越来越少。如今,在政策松绑之后,“地摊经济”又被“点亮”了。

多地已经开始“试水”

今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

据悉,中央文明办主动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在2020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已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此消息一出,中国网友纷纷点赞并表示,“城市的烟火气又要回来了”。

多地已经开始“试水”。比如,四川成都设置了3.6万个流动摊贩摊位,带动10万人就业;河南许昌开放一批背街小巷,让商家在道牙以上区域经营;浙江杭州开放了部分街道作为摊贩的经营场地……

近段时间来,每天下午四至五点,杭州一条名为“中赢康康谷”的小吃街上就开始热闹起来。沿街的小吃店热卖龙虾、奶茶、炒粉……商家早早把摊位支在路边,露天摆上桌椅板凳,美食的香味“无声”招呼过往的行人驻足品尝。

“在政府指导下,我们在自家店门口有序摆放了18张桌子,客人来了也喜欢选择露天桌椅吃饭,觉得室外凉爽、氛围好。”战友龙虾店主刘露说,现在一晚上下来,流水能达到两三万元,生意基本恢复到了疫情前。

城市管理不可缺位

在王全宇看来,摆地摊对于他来说有“三低”,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摊,打开私家车后备箱就能卖货;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

有更多选择和实惠。

除了晚上摆摊,王全宇白天也会在网上研究货品,琢磨最近哪些货好卖。“等摆摊攒点本钱,未来再做回餐饮本行。”

据线上批发平台阿里1688数据显示,目前“地摊经济”最热品类为日用百货、内衣、数码、美妆、个护家清、玩具等,相关品类买家数前三名分别为广东、浙江、江苏三省。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中国内贸事业部总经理汪海表示,“地摊经济”点亮了城市的烟火味,不仅方便了群众生活,更能有力促进零售、餐饮、旅游等行业的加快复苏,进而带动消费和就业,促进经济复苏。

放开“地摊经济”并不意味着一放了之,城市管理也不可缺位。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说:“需要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发挥出地摊的巨大经济作用,同时摆摊人员也要遵守相关规定,达到安全、健康、整洁等要求。”